

快活的數學家

矢野健太郎 著
顏 一 清 譯

三十六、范·坦哲威克 (D. Van Dantzig)

簡介：一九五四年九月戰後第二屆國際數學家會議在荷蘭阿姆斯特丹舉行，我很榮幸，被邀請在這個會議上做特別演講，因此出席了這個會議。又荷蘭國立數學研究所所長 J.A. 斯高頓先生安排我在會議後半年留在該所並兼阿姆斯特丹市立大學客座教授。

這位范·坦哲威克先生同時是荷蘭國立研究所所員和阿姆斯特丹市立大學教授。所以我在阿姆斯特丹期間受到他很多照顧。

1. 補考

范·坦哲威克先生是我很喜歡的一種數學家典型。他有如下的趣話：

有一次阿姆斯特丹大學的一個學生敲他的研究室，說：「今天您要幫我補考微分方程式，所以我來了。」

說來這個學生也夠楞的，他敲錯了微分方程式教授的研究室。

不過更妙的是范·坦哲威克先生。他回答說：「噢，我真不小心，忘了！請稍等一下。」

」就立即出了差不多五題的微分方程式的題目讓那個學生補考。

可惜，我沒有聽說結果怎樣。

2. 在回家路上

又有過這麼一回事。

我正在荷蘭國立研究所的圖書館做事，結果范·坦哲威克先生進來，對我說：「矢野，該回家了吧。我送你到你的住處怎麼樣？」

我很高興地坐上他的轎車，但是車子到看得見我的住所的地方時，他說：「喂，我想過上回你提起的問題，我家附近有個很安靜的咖啡廳，我們去那兒討論一下好不好？」就把車子迴轉一個圈開到離我住處相當遠，他的公館附近的咖啡廳。

在那兒我們談得很投機，我都忘記了時間。突然他看手錶說：「糟糕，我快趕不上我家的晚餐時間了，我要回家去。你到前面的馬路搭五號電車回去吧。」就匆匆算好帳走掉了。

而我為了要搭那生疏的路面電車回到住處着實吃了不少苦。

三十七、尼可拉斯·布爾巴基 (Nicolas Bourbaki)

簡介：這是一九三〇年代法國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大學的年輕數學家們開始使用的共同筆名。據說原先是普法戰爭時一位將軍的名子。

1. 同名之誼

這是我從安理·卡當聽來的話。

一天有一位紳士來拜訪在巴黎皮埃·居里街的安理·波昂加雷研究所。他在辦公室說：「我叫做布爾巴基。因為是同名，請一定讓我見一見那位有名的布爾巴基先生吧。」

結果他們就讓他和在那裡有研究室的安理·卡當會面。但是布爾巴基實際上是法國一群數學家集團的筆名，至少他們裡面沒有一個叫做布爾巴基的教授。而現在却出現名為布爾巴基的人物。因此他們便請曾經是布爾巴基集團的中心人物的安理·卡當代表他們跟這位紳士見面。

這位先生大概認為布爾巴基太有名了，必定是白髮蒼蒼的老教授吧，所以看到還很年輕的安理·卡當教授又重覆先前的話：「我叫做布爾巴基，由於同名之誼，很想見見那位有名的布爾巴基先生。」

安理·卡當教授沒有辦法，就老實告訴他說：布爾巴基是法國年輕數學家們的集團筆名，不是實存的一位數學家的名字。總算是仔細說明而讓這位紳士了解了。結果他說：「我爲了同名之誼想見見布爾巴基先生，如果可以，還一起進晚餐。既然布爾巴基先生有十來位，我想招待他們大家。」

「就這樣現任的和OB（即；卸任）的布爾巴基全部成員一起去吃了一頓盛餐。」安理·卡當這麼說着，並拿給我看那位紳士給他的名片「尼可拉斯·布爾巴基」。

2. 南加哥大學

我已經說過布爾巴基是一夥法國年輕數學家的筆名。有一次在南施（Nancy）的一位布爾巴基與在芝加哥（Chicago）的一位布爾巴基一起寫了論文，他們寫的論文著者名字是布爾巴基。但是一般在論文的末端要寫作者大學的名字，因此這兩位數學家得寫上作者布爾巴基所屬機構的名字。於是他們便署名南加哥（Nancago）大學。道理只是把Nancy的前半與Chicago的後半拼成一字而已。

不過從那次以後，布爾巴基教授所屬都成爲南加哥大學，如今還有叫做「南加哥出版部」的哩！

3. 布爾巴基氏的錯誤

曾經是布爾巴基派的一員，不，應該說爲布爾巴基派的主將的讓·迪奧德納（Jean Dieudonné，一九〇六～）氏有一回寫論文署名爲布爾巴基。但是不久他發現這篇論文有小錯誤，於是這回迪奧德納氏就用原名寫了篇論文，題目爲「關於布爾巴基氏的錯誤」。

4. 退休制度

前面寫過安理·卡當有個時候似乎是布爾巴基的領導者。卡當到了相當年紀後，我到巴黎時他邀我晚餐，當時見到卡當夫人。

席間談及卡當年少而當布爾巴基派的孩子王活躍的時候，卡當夫人便說：「我感興趣的是布爾巴基怎麼樣老下去。」

不過就我所知，布爾巴基集團現在有退休制度，所以布爾巴基本身什麼時候年紀都不會變大。

三十八、T. J. 威爾摩

(T. J. Willmore)

簡介：威爾摩先生現在是英國達藍（Da-

rum) 大學的教授，跟我一樣專長是微分幾何學，寫了不少有關調和黎曼空間的論文。

他的著書「微分幾何學入門」(牛津大學出版社，一九五九年)(Introduction to Differential Geomet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9)相當有名。

1. 英語在那兒學的！

我初次看到威爾摩氏是在一九五三年九月，第一屆國際微分幾何學會議在意大利的威尼斯(Venice)、帕多瓦(Padua)、波洛尼亞(Bologna)與比薩(Pisa)等地輪流舉行的時候。

他和我第一次會面時把英語一句一句緩慢又清晰地發音出來，因此在微分幾何學這個我們共同的話題上，我們談得非常順暢。我就向他表達謝意，說他為老遠從日本來的我設想，把英語說得又慢又清楚。

結果他說：「並不是，我對英國人講話還是這樣。」並告訴我下面的故事：

那是在斯特拉斯堡開學會時的事。威爾摩氏的英語演講完畢後有一位德國高明的數學家要求跟他握手，據說還問他：「您的英語非常好，請問在那兒學的？」

2. 在邊界上

再來說說威爾摩夫人的事兒吧。

他們歐美人士經常喜歡開派對(Party)。那是晚餐後差不多九點左右開始，主人跟被邀請的幾對夫婦聚在一起，一邊喝着淡酒等，享受着閒談的樂趣直到半夜的一種聚會。

我到外國也好幾次被邀請參加這種聚會，但在這種情況男方差不多是數學家，但是太太們並不是。因此這種聚會有一個不成文規定是，數學家同行間不講數學的話題，因為這對同來的太太們是不懂又無趣的話題。這一類聚會的紳士們該演的角色是說一些不開罪人的趣話

讓太太們開心。

雖然這麼說，但是數學家們聚在一起，自然而然話題變成數學也是當然的道理。

因此數學家們常會不小心忘記不成文規定，雖然有幾位太太們在場，也會深入討論數學的事。

在這個場合，威爾摩夫人大概常用這種手段：沒法子，忍耐此話題到一個段落，她會插口問：「那麼在邊界上到底變成怎樣了？」

這又很奇怪地，對於大部份的數學論題變成很適切的問話。

三十九、G. A. 米勒

(G. A. Miller)

簡介：米勒先生是伊利諾大學教授，專長是群論。由於這位米勒教授遺贈給伊利諾大學偌大的基金，伊利諾大學設有G. A. 米勒研究所，能成為該所教授是非常榮耀的事。

1. 對股票有興趣

我曾經聽過這樣的話：美國某大學的一位數學教授雖然擁有相當的年薪，但是住在小房子裏穿着粗樸，過着寒儉的生活。這位先生去世時，遺言把他龐大的錢財留給他所屬大學的數學系。據說這位先生把他大部分的收入投入股票，享受着存款逐漸膨脹的樂趣。

我在一九六八年到六九年在美國伊利諾州立大學香檳分校擔任半年客座教授，而當時我的職稱是G. A. 米勒客座教授。

這時候我才恍然大悟，原來上面故事的主角正是G. A. 米勒教授。由於這位G. A. 米勒教授捐獻的基金我才能夠被邀請到伊利諾大學，因為這位米勒教授我才能夠過了半年很快樂又豐實的研究生活。

當時我寫的論文著者都署名為伊利諾大學G. A. 米勒客座教授，我至今還為這事覺得驕傲。

(本文譯者任教於輔仁大學數學系)